



(日)濱口允子著 龔念年譯

香港朝陽出版社出版

兩個日本兒童 在北京留學



兩個日本兒童在北京留學

（原名：《北京三里屯第三小學校》）

（日）濱口允子著・龔念年譯・香港朝陽出版社出版



兩個日本兒童在北京留學

(日)濱口九子著 龔念年譯

出版者：香 港 朝 陽 出 版 社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十號十二樓

印刷者：大 千 印 刷 公 司

香港英皇道芬尼街二號D

定 價：港 幣 三 元 八 角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初版

前言

北京市朝陽區三里屯第三小學，是長子迅從一九七二年八月開始到一九七五年二月，次子齊從同年同月開始到一九七五年六月所就讀的學校。它座落在北京市東部的新建居民住宅區，從其規模、設備、教師的構成來看，可以說是北京很普通、很平常的小學校。

這個學校從一九七一年十月開始，大約一年多時間，為日本孩子們打開了大門。其後，一九七三年年初，北京芳草地小學增設了國際班，外國子弟們到該校統一入學，因此，三里屯第三小學除了已經入學而且希望繼續攻讀的迅、齊和加山至君以外，又把那扇大門關上了。然而，這三名日本小孩，作為分別在本班中唯一的外國人，都受到了多方面的照顧，其後兩年多，一直在這個學校裏學習。在這一時期內，這個學校爲了這三個孩子的成長，天天操心。孩子們除了因為語言和生活習慣的不同而有些不便和生疏之外，從未回憶起有什麼覺得難過和不愉快的事情。

當然，就孩子們來說，學會語言、習慣生活、理解對問題的看法的過程，決不是平坦

的。不過，他們幸而不是獨自一人惡戰苦鬥，而是在老師和朋友們的不懈指導和親切的幫助下，得以在穩定的情緒中完成這一過程。

中國目前仍在以「繼續革命」為目標，發展這一運動。這在小小的兒童教育場所中也是同樣的。當時，在這一嚴格的運動中，接受了外來的兒童，爲了他們的教育而絞盡腦汁，對於老師們來說，大概是一大負擔。而且，從學習歷史「憶苦思甜」和徹底進行階級教育時的情況來看，在有日本兒童在場的教室裏，老師和朋友們一定都是非常小心。話雖如此，孩子們一次也沒有遭到難堪，而是經常在和藹氣氛中度過。這一段時間正是日中邦交正常化和其後兩年半的時期，我覺得，「兩國友好」也獲得了雖然很微小、但是很確實的實踐。

我雖然深怕這不過僅僅是個人的感想，但由於在北京的一個角落裏，近三年的年中，各種厚意和友情不斷而來，爲了不把這些厚意和友情埋沒，故此寫了出來，希望長留記憶。

一九七六年三月 作者

目錄

前言	一
一 入學	一
——一九七二年八月	一
二 最初三個月	一〇
甲 聯絡簿的開始	一〇
乙 學話	一六
丙 日中恢復邦交的時候	二五
三 進入正常	三三
甲 上了軌道的生活	三三
乙 老師的日本話	四三
丙 想當紅小兵	五〇
四 一年過後	五五
甲 深切的友情	五五
乙 北京之春	五三

丙 第一次勞動		一五
五 第二年的表現		四
甲 適應和界限		四
乙 二次勞動		一五
丙 長夏和短秋		一三
六 冬天生活		一三
七 學校裏的批林批孔		一六
八 教科書管見		一四
甲 國文		一四
乙 算術		一五
丙 常識		一五
九 第三年		
——漫長的寒假，終於告別		一七
十 再次告別		一四
譯者的話		一三

一 入學

——一九七二年八月

北京市朝陽區三里屯第三小學，是長子迅和次子齊日夜懷念的學校。

迅從四年級開始到畢業，而且一直到中學班，齊從一年級開始到四年級，都就讀於這家學校。

一九七二年，日本和中國尚未恢復邦交之際，我的丈夫奉派爲日本日中貿易備忘錄貿易代表處駐北京特派員，即將到北京上任，我們最先留心的一件事，便是孩子的學校問題。而且還在日本的時候，就聽說朝陽區三里屯小學將是孩子們的學校，對於這一間還未親眼得見的學校，立即有了不可思議的親切感。

三里屯第三小學所在的朝陽區，是北京九個區中的一個。

過去，從北京的舊城向東出城，要經過朝陽門。現在，城門本身已經沒有了，從這地方一直往東的相當寬闊地帶，却以此城門爲名，叫作朝陽區。朝陽區所屬居住區，是靠近

舊城沿着公路幹綫的那一部份，其他的大部份，則是好幾個農村人民公社的廣大農村地帶。

三里屯如其名所表示，是出了朝陽門之後，在東北方向三華里附近的朝陽區內居民區。不過，這地方距離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門，大約八公里，從北京市全體居民區來說，可以說是最東的角落。而且，從三里屯最外端的住宅房屋往東北再走大約二十公里左右，便是北京飛機場。換句話說，到了北京的大門口——北京飛機場以後，車子沿着兩旁樹木茂盛、本身筆直的公路疾駛大約二十分鐘，不久就可以看到住宅，首先觸入眼簾的是高懸着各國國旗的大使館，對面是中國風味建築物的農業展覽館，其次看到的是並排的紅磚公寓建築羣，這一帶就是三里屯了。就是這樣，三里屯附近乃是按照新計劃而興建起來的新興居民區，建築物都是公寓，或是公共建築物、展覽館、體育場等等，與舊城裏的情況，大異其趣。

三里屯一帶的公寓，也不知道一共有多少棟。在這說不上範圍的「團地」之中，有着好些家小學、中學、幼兒園、菜市、食堂、診療所、郵局、自行車修理所、浴池等等。日常生活大致可以在這裏得到解決。

我們居住的外交公寓二號樓，是在三里屯居民公寓羣的更北邊，正好接着那些建築物

興建起來的。而且，從這裏向北的大使館路非常寬闊，創造了一種獨特的景觀和環境。

居住在五樓的我的家，只要在南邊涼台一站，就可以看到附近居民的公寓，遠望到早晚來往於街道樹之間的中國人的丰姿。打開窗子，則可以聽到每天都在播送中國音樂的廣播聲音和孩子們的彼此呼喚聲。如果站在北邊涼台，則隔着樓下的白楊樹街道，對面的樹叢中間三三兩兩地露出各國大使館的樓頂。這一帶街道樹很多，大使館內的樹木也多，因此，每到樹葉鬱鬱蔥蔥的夏天，那些樓頂就都淹沒在綠色海洋裏面了。從這裏，每逢天晴氣朗的日子，可以眺望到北京另一面的燕山山脈。在太陽西沉的時候，西面的天空染成了紫色，遠望起來，這些山巒很是美麗。就是夜晚的天空，黑影重重的樹叢上的星星，也令人感到特別大而明亮。

大使館區隨着中國外交關係的擴展，不斷向北延伸。我們居住的三年中，北端一直北移，建設的鎚聲總是不停地響着。最初還是花生田的地方，現在已經看不到舊蹟，而成了大使館街道，當時新植的小樹，現在已扎了根，轉眼間，已經成長到可以夏天遮陰了。

我們時常在三里屯公路上散步或騎自行車。這附近的四季之間，花兒盛開，柳絮飛舞，樹陰遮涼，葉色轉換而漸凋落，一年變換着，但不論什麼時候，都有各自的風情。在北邊的大使館街道上，一邊與不同國家服裝打扮的人擦肩而過，一邊享受着四時樹木和花

朵的樂趣，轉到南邊，則或是可以看到解放軍戰士在路旁耕種的菜田裏的鮮美菜蔬，或是與正在晒太阳的老人們交換笑顏。最後回程時，則總是經過孩子的學校旁邊。

三里屯第三小學，是在離着我們所住的公寓隔着幾座公寓大廈向南大約三百公尺的地方興建起來的一座小而精緻的學校。周圍大致有一百公尺見方，每隔三四公尺就有一處磚柱，磚柱中間連接着不太高的鐵欄杆。校舍是二層樓，地位稍稍靠南，建成H字形，因此，校園一共分爲北邊的較大操場，南邊的前院和中央的小院。校園有已經成長起來的白楊多棵，加上從鐵欄外面伸進來的樹枝，在白色硬地上，組成了陰涼的樹陰。

校門在東南角，用磚瓦建成，高而且大。可是，大門柱上什麼招牌都沒有，作爲學校的唯一表示，只是大樓的門口上，掛着一塊白色木板，上書「北京市朝陽區三里屯第三小學」。如果沒有這塊木板，說不定誰也不知道這是一家小學校。事實上，我最初看到時，那氣氛並不太使我覺得是家小學校。固然是由於暑假期間，孩子們都不在，還不單是如此，在日本小學校見慣的用具，在這裏也看不到。沒有泳池，沒有跳箱，沒有爬桿，沒有叢林遊戲場……，沒有花園……。我覺得，這像是個沒有小道具的舞台。不過，這座兩層樓高的建築物，沉穩地站在大地上，似乎是在靜靜地伸出手來等待。到了暑假結束時，作爲主角的學生們一旦登場，這裏大概就是一座頗爲可觀的學校了。

學校的南邊和東邊，穿過兩邊各自的道路，就是解放軍的宿舍兼學校。每天二十四小時在三里屯的外交公寓和各國大使館門口站崗的戰士們，大概就住在這裏，我們時常遇到爲了換班而排成一隊走過來的戰士們。戰士們利用通往小學的道路的兩旁土地，把它變爲菜地。種了洋辣椒、茄子、豇豆、番茄。時常可以看到到了那裏就把軍服上衣一脫，袖子一捲的戰士們的模樣。也有時可以看到他們被孩子們圍纏着的模樣。學校北邊公寓羣的一個角落裏，有個幼兒園。經常可以聽到可愛的歌聲，以及由褓姆帶着出來遊玩的兒童們。

學校的西邊是堆東西的場所。再過去，便是連接市中心與大使館街道的公路了。公路對面又是公寓羣、中學校，還有菜市場。

隨着這一地區發展的需要，三里屯第三小學於一九六三年創辦起來。在進入第十年的一九七二年時，班次共有從一年級到六年級十九班，學生九百多人，其中大多數是附近公寓裏的孩子們，其餘有少數是從附近農村前來上學的孩子。

學校裏，教室的總數是十五個，其餘有老師用的教職員室、體育預備室，我們時常前往的革命委員會的辦公室，另外還有幾個小房間。（革命委員會，現在在中國，自省、縣、市等行政機構開始，以至人民公社、工廠、學校等等都有的機構。以學校的場合來

說，它是管理學校的組織，由教師、職員、工人、解放軍等所組成。因此，校長先生就是革命委員會主任。」但是，十九班學生只有十五個教室，教室的數目當然不夠，為此，從一年級到三年級採取了分別進行半日授課、兩班成爲一對、每隔兩星期輪換一次的二部制。

這家學校對日本孩子打開了大門，是一九七一年十月末的事。

當時入校的日本孩子一共四個人，爲了歡迎這幾個孩子還編了一首歌，名叫《中日兩國小朋友手拉手》。後來，這四個孩子由於回國，在一九七二年春天已經相繼離開這家學校。可是，一九七二年五月，稻田浩子女士入學成爲五年級學生，接着，加山至君和迅、齊他們三個人在八月入學，這首歌就又重新唱了起來。

這年夏天，日本的田中內閣組成。我們在前往中國的旅途中，在香港聽到了這一消息，同時從新首相會見記者的談話情況，知道對日中關係有了新展望。然後，在北京過了一個多月炎熱日子之後的八月十三日，中國的《人民日報》報道了周恩來總理正式歡迎並邀請田中首相訪問中國的消息。

恢復邦交的日子快到了。在這個高潮裏，暑假結束的八月二十二日，三名日本小孩，在「兩國恢復邦交，是我們共同的願望。……讓我們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來

一起學習吧」的熱烈歡迎詞中，進入了三里屯第三小學。

那天雖然有風，却是天晴如洗，頗為涼爽。我們兩家人，與爲了給我們作翻譯的中日備忘錄辦事處的兩位人士，在下午三點鐘，第一次進入了學校的大門。兩天前已經有人來聯系過，說是「要舉行歡迎會」，我們剛到學校，從校門到大樓的大門前，已經排成了兩長列學生，齊聲高叫着「歡迎！歡迎！」迎接我們。有的孩子揮舞着五顏六色的紙花，有的孩子向我們鼓掌，人人都是滿面笑容望着我們。然後，三個孩子和我們，在一直迎到門口的高校長、劉教務主任陪同下，共同體驗了穿過這一行列的愉快心情。

高校長和劉教務主任都是女性。都是四十多歲，頭髮剪到耳垂下邊，白襯衣，藍長褲，毫無修飾。然後，帶領我們到了二樓的革命委員會辦公室，用着小學老師般的清晰明朗語調說道，「雖然有語言問題，我們互相努力吧！」把三個人編到與在日本時相同的四年級、三年級和一年級。沒有會到級任老師，據說三位都是年輕的女老師。

歡迎會在樓下最後邊的教室舉行。樓下走廊上又並排站着揮舞花朵的少女們，像唱歌一般，叫着「歡迎，歡迎，熱烈歡迎！」的歡呼，教室裏已經有大約五十人左右的孩子們坐好，鼓掌迎接。前邊的黑板上，用大字寫着「熱烈歡迎日本小朋友」，旁邊的小黑板

上，也用紅字寫着「中日小朋友心連心」，花邊裏面，還用彩色粉筆繪着身穿民族服裝跳舞的孩子們。鼓掌一直沒有停止，被帶領到安排在黑板前面席位上的三名新生，頗爲緊張。

歡迎儀式的程序，由「老師代表致詞」開始。

「各位，

今天，從日本來的三位朋友進入我們的學校了，今後與大家一起學習。我代表全校教師和學生，衷心歡迎。……

中日兩國人民也一直希望改善兩國關係。恢復邦交是我們的共同願望。兩國人民的心是一條心。

三位日本朋友一定在語言方面有許多不方便。我們希望能夠努力幫助你們的學習。

同時，在一起學習之中，中國的兒童們，必須學習日本兒童的優點。應當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一起把學習堅持下去。

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萬古長青！」

接着是學生代表致詞了。是五年級的女學生，說過了大致相同的表示歡迎的話之後，特別提到，「有困難一起來克服。互相幫助，共同進步。」在講話的段落間歇間，響起了無數次熱烈掌聲。其後，也要求我們「講幾句」。兩位父親分別致詞表示感謝。加山君用

口琴吹奏了《春天的小河》，迅和齊唱了《伸出手掌向太陽》。

其後大約一個鐘頭，我們欣賞了學生們演出的歌舞、武術和墊上運動。參加演出的孩子們真是十分開朗，跳得美，唱得好。

這時，我們第一次聽到了《中日兩國小朋友手拉手》的歌。我一邊聽着「中日朋友們肩併肩，手拉手，一起……」這支歌，一邊對孩子們從今天開始的學校生活生出了希望。孩子雖然不懂話，不熟悉生活習慣，却一定會在無限的好意中生活。

歡迎會結束時，我們座位周圍圍滿了孩子們。跟他們談話，都是精神爽利地回答，也有帶着微笑探頭進來張望的孩子。也有伸過手來拉手的孩子。

再度從學生們的行列中走出校門時，高校長說道：

「從明天起，每天七點半來上課。同學會去接你們。明天見！」

二 最初三個月

甲 聯絡簿的開始

八月二十三日，入學第一天，爲了尚不能表達意思的兩個人準備了兩冊聯絡簿。上面寫着姓名、生年月日、身體情況、住所、電話號碼，然後，我這樣寫道：

「老師，他不會說中國話。大概也聽不懂老師的話。如果有必要的事情，請寫在這本子上。」

老師在最初的一個星期裏，連一些小事情都寫下來了。到了第二個星期，明天去游水啊，下午也上課啊，這樣簡單的事情，都向孩子直接講清楚了。而且，自那時以後，使用聯絡簿的日子就趨減少，過了三個月之後，除了家長和老師之間的特別聯系和通知以外，就根本不使用了。因爲孩子們已經可以自己問、自己講了。